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升仙傳
第三十一回 高仲舉典產求名　靠山王圖財剪徑

話說二人天明出城，到命館之中一見小塘，應舉上前一恭說：「多承指教，分單房契已皆到手，小弟來宋面謝，商議濟貧的事情。」辛員外故意面帶怒色說：「濟先生，舍親的東西雖然有了，只是想的，全然不准，咱兩個怎樣算帳。」小塘聽見這話，把友生看了一看，搖了搖頭言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若沒有這個眼力，怎敢開此命館，只因你許了濟貧的領袖有點功德，所以免了這場災禍，你夜間曾見什麼來沒有？」友生滿臉陪笑說：「先生真神人也，如同眼見一般，閒言休提，咱是怎樣濟貧？」小塘說：」學生已打算妥當，我今在趵突泉西南搭起幾間棚來，寫上一些由頭散給卿宦富戶，大伙子集起錢來，治辦糧食煮飯濟貧，再治棉花布疋做成棉衣散給窮人，可得一個老實人經營帳目。」高、辛二人聽了小塘之言，告辭回家前去治辦濟貧的事情，不多幾日諸事完備，小塘將積下的錢米也都運至廠中，管帳之人就是高應舉的族弟名仲舉號殿臣，乃是個秀才，他的妻子姓於名月英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她娘家的父親現任戶部福建司郎中，不幸夫人去世，鰥居在京。這話不提。　　單說高應舉把仲舉派在濟貧廠中經營帳目，堪堪冬過春宋就是新正，仲舉領著僕人治辦了些過年的東西，回在家下辭別母親，到了晚上夫妻二人飲灑閒談，於月英說：「夫主，明歲乃大比之年，你在濟貧廠內管帳，是好事，到底也該溫詩書，到秋間好進舉場求取功名。」仲舉說：「妻之言甚是有理，但在本省之中，已進三遍科場未得中，過年要上京科舉，不知賢妻以為何如？」於小姐帶笑開言說：「這個主意倒也不錯，奴家久想進京看望父親，欲要一同前去，不知可否。」仲舉聞言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我心中也要如此，過了新年不免急速起身。」言罷就寢，一夜晚景不提。

初一日應酬了一天，到了初二早起，仲舉寫了一張房產典契袖在袖中，走到高應舉家。一來拜年，二來商議上京之事。應舉一見置酒相待，仲舉就把典契遞與應舉，遂將上京之事說了一遍。應舉聞言把典契看了一看說：「賢弟，論來五百銀子也不為多，但是一時難辦，待我和你嫂嫂商議，看她還有積下的銀子沒有。」言罷到了後邊，不多一時領著小廝背了一個皮箱出來，打開與仲舉一看乃是五十兩一封的十封細絲白銀。應舉說：「賢弟，這是白銀五百兩，你可拿去求取功名，這張典契，淪理我不該留，今日我且收住，全當與你照管照管，賢弟此去也好放心，但不知賢弟幾時起程？」仲舉說：「小弟上京心勝，只在一二日間就要起身。」應舉說：「既然如此我也不好留你，且把銀子送回家中，打點起身之事要緊。」

言罷吩咐小廝背了皮箱送仲舉回家而去。仲舉到了家中，拿了幾百銅錢打發來人回去，又把典產業的事說與月英知道，於氏甚喜。仲舉取過曆書揭開一看，自初一到初十並無出行的日期，惟有初五是個黃道日子。仲舉說：「賢妻，咱就定於初五起身罷了。」於氏上京見父的心勝，也沒理論是個破敗日期，便遂口答應。夫妻商議已定，仲舉掖了一封銀子到大街劉小子店中僱了一乘駝轎，兩個長騾，共價銀三十二兩，先付一半。仲舉兌下十六兩銀子，回家料理行裝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山東連年荒旱，遍處出賊，泰山娘娘山後出了一伙強賊，聚有千餘，之中為首的叫丘四，自稱靠山大王。諸日差嘍卒裝做三教九流，各處打探哪一個財主幾時起身，走那條路徑，好去劫截。這日仲舉僱的牲口正是嘍卒假充的腳騾夫，見仲舉拿著一封銀子來僱牲口，知道是個財主，暗叫伙伴先往山後投信前來劫截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仲舉回到家中將行李收拾完備，次日清晨來到濟貧廠中交接經手的賬目，把上京的話向小塘說了。小塘聽罷，把高秀才的氣色看了一看說：「高兄，依學生看來此去不妥，後日的成敗且不必論，須要防備目下的災星。」仲舉說：「多承先生指教，但牲口駝轎已皆僱下，准於初五日起身，如何能再遲疑。」小塘把頭點了兩點說：「高兄，你讀書識字，連百日的吉凶也不曉的，常言說初五十四二十三，老君閉爐不煉丹，況是新正頭一個初五，若要出行，恐凶多吉少，將來還要家破人亡，夫妻逃散。」仲舉聽了這一番言語眉頭緊皺，說：「先生，似我們讀書之人，從來百無忌諱，且是已將居產典出，焉有不去之理？先生不必再勸，我的主意已經定了。」小塘聞言點頭說：「既如此我不勸你，待我贈你幾句言語，須要緊記在心，日後自有應驗。」言罷提起筆來寫了一首七言律詩遞與仲舉，仲舉接來一看，寫的是：

出行偏在初五間，須知路途防不然。
打過一關算萬幸，還恐從此禍相連。
酉日初三方有禍，家破人離最可憐。
若問破鏡重圓日，須得貴子生門前。

高仲舉看罷滿心不如意，說不出口來，勉強言道：「多承指教。我要告別了。」拱手出門揚長而去，走到路上把那首詩撕了個粉碎，回到家中拜別親友。等到初五早晨一些親友前來餞行，到了起身之時天已過午，走到日色平西才走了十七八里路。仲舉向趕腳的言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到何處方可住呢？」

胡大說：「齊河乃是唐道，到那裡歇吧！」說著說著天已黃昏，仲舉問道：「離齊河還有幾里路？」腳夫說：「不多遠了。」往前走不多時，天色黑暗，東西難分。騾夫使了個暗號，把牲口投轉回來，反向東南而去，走不多會，那天約有三更時分，仲舉又向騾夫問道：「離齊河還有多少路呢？」騾夫說：「莫要心急，這就到了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得一聲鑼響，閃出了無數的賊人，燈籠火把如同白晝，一聲大叫：「獻金銀！」仲舉一見嚇的他栽下牲口，骨軟腰麻，被眾寇捆綁起來拉至丘四馬前說：「大王爺，這就是露了白的那個呆子，轎裡還有一個美貌佳人，正好與大王做個壓寨的奶奶。」丘四聞言滿心歡喜，說：「快把這呆子殺了，好與那個姣姣成親，別叫他在一邊吃酸。」嘍卒聽說才要動手，忽聽的一人高聲言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

丘四一見，認得是河間府的史相公，專一坐館教學，還帶看壽星算命，名字半綱，後被請上山來做了一個謀士。丘四見了開言問道：「史先生，俺這裡正要宰他，你為何叫留人呢？」史半綱說：「大王有所不知，一來今日是個破五開刀不利，二來他的妻子現在面前，因為宰他丈夫哭壞了美人，大王怎樣和他成親。」丘四說：「先生之言有理。」言罷吩咐嘍卒押著駝轎騾子一同上山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小塘打發仲舉去後，把弟兄三人叫到跟前說：「高仲舉不聽吾言，定於今日起身，不過三更以後就要先遭一場大難，憐恤此人是個正人君子，只得前去救他一番。我想韓賢弟進步修行還無半點功果，這件功勞讓你做吧。」韓生說：「怎樣去立此功，還求師父指教。」小塘說：「不用細講，只用你到泰山嶺後，逢賊便殺，把高仲舉夫妻救出山寨，就算你的頭功。」韓生說　「師父，弟子不會騎馬掄刀，如何能以殺的賊寇，這件功勞還讓別人做吧。」小塘說：「賢弟不必推辭，你在烏衣國曾做元帥，難道今日連些草寇也不能平麼？你還背將起來照樣行事，自然可以成功。」言罷寫了一張靈符給韓生掖在頭巾之上，又把葫蘆給韓生背上，教與了他四句咒語，說：「賢弟此去出門直向正南，走到三岔路口便站住，可將咒語念上三遍，立刻就到嶺後，躲在松林之中，等著賊人將至，就把葫蘆解下來，照槐陰夢中一樣行事。立功之時，小弟自然前去看你。」